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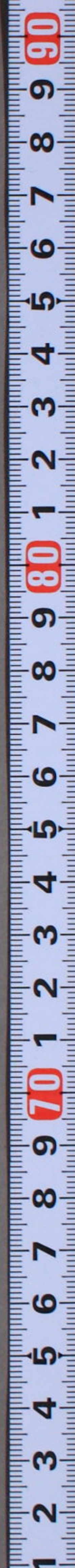


禮記恆解

禮
恆

②
共八冊

0712
1474
2



門七12
1474
卷 2

禮記檀弓卷四 戰年定本

檀弓下

雙流劉 沅輯註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

一乘適丁歷反長

君公一也因適長君之繼體故言君庶長皆公子故說言
公適車者柩將行遣與取牲體骨斷折之為段用此車載
之以遣送亡者如墓置於棺中之四隅其數貴賤不同屬
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以
與其子也十九至十六為長殯十五
至十二為中殯十一至八為殯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杖君也



禮記恆解卷四 晚年定本

檀弓下

雙流劉沅輯註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

一乘

適丁歷反長乘並去聲

君公一也因適長君之繼體故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遣車者柩將行遣奠取牲體臂臠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如墓置於椁中之四隅其數貴賤不同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以與其子也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上聲

達官尊顯而名達於上也其長受君恩厚故杖餘則不杖

禮記恆解卷四檀弓下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

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遙反

宮殯宮也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不親執故命人代為之出出殯宮門也君三命引車以致其隆誼而後退或君弔而當柩朝廟之時亦如是或已出大門至哀次亦如之哀次者死者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孝子至此而哀暫停柩車故曰哀次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為禮越疆道遠弔人哀戚恐增衰惡也

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

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點倚

其門而歌螭音矯說音脫

鄭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強且專政螭固能守禮不畏之武子無若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皙會參父御案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皙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此傳聞之誤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大小斂及殯之事辭擯者以主人當事辭其入事畢乃入此明當事之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

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樂音岳壙音曠紼音弗

不樂不飲酒食肉不以哀弔為虛文也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車索曰引棺索曰紼孔氏穎達曰執紼用人貴

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散行從柩及壙下窆之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

主人曰臨

拜往謝君也或無主後者則朋友州里舍人可代往承事言為執事而來稱寡君弔異國臣之辭臨謝君辱臨其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遇不期而遇之也必使弔之仁也若有爵之喪則當弔於其家庶子不受弔為有適子者言之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

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

父後者哭諸異室

哭妻哭之哭之適室以其承父也子死者之子云子為主明父不為主也婦人出嫁父母兄弟俱降服此記夫婦同

弔妻昆弟之禮也言妻之昆弟為父後者妻往弔則哭之適室昆弟之子袒免哭踊以女兄弟本有服也至其夫往

弔則人立門外使門外告擯者以來弔之意而後入門右蓋己與死者無服不同於妻也若平日與死者狎熟則不

必先告而後入即入哭蓋狎則情厚也其死者之父若在則哭於妻未嫁時之室明己因妻而及其昆弟且不使其

父聞哭增哀感也若死者非為父後者亦哭諸異室不必妻室不使其父動哀舊解穿鑿甚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

則往哭之

鄭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同國往哭親親也異國則否以己有喪殯不得往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

子曰我弔也與哉

御案曾子於子張誼若兄弟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故曰我弔也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擯為主人導君以入由左自阼階也臣不敢為君賓故導君由阼階入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音告鄭康成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卒而赴告於魯其初由魯嫁故莊公為之服禮為嫁姊妹

服大功或人之言是也而或又以為外祖母則非蓋王姬莊公舅之妻也記此見當時禮衰議者各為之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

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平聲喪

去聲與音預稽音啟顯當作輓夫音扶遠去聲

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喪謂失位孺穉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說猶解也他志私心子顯公子繫也孔氏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今不成拜不私與使者言無利國之心也陳氏曰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其父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雖非古而實有合於禮故記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自此以下至孔子善殷總論孝子遭喪所為而此則論哭踊有節也言喪乃哀戚之至情而先王制禮以節其哀順其至情而漸變之使輕如三月變食粥為疏食期年又變為菜果大祥而食鹽醬之類君子念始制禮者思慮周至如下文所云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父母有疾必禱祠求愈死而復以招魂冀其或生猶是禱祠之心鬼神處于幽復者升屋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以顙觸地隱痛也就二事中稽顙尤為痛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飯上聲

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焉非果能食故但用美潔之物實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識音志

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銘曰某氏某之柩未為重時設之蓋孝子不忍一日死其親為此表之而此云愛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其詞甚輕又似別人表死者之詞則儀禮不足信矣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聲

始死既斂以木為重似主以依神死者依之故名曰重既虞後乃立主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懸於廟不忍棄之周既作主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

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齊側皆反

始死至葬之祭通名曰奠哀素哀而不暇飾也因推論凡祭祀之禮不必神定饗之亦主人自盡其哀敬故必然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辟撫心踊跳踊算數也孝子哀親之至辟踊本無庸算先王恐過哀而毀故為之算以節其過文其不及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孔氏穎達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悲哀愠恚哀情之變去吉時服飾之美袒括髮尤為甚哀袒襲有時以節其哀并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

而葬

居喪冠經衰純凶至葬時則素弁首經用葛而要帶仍用麻蓋以骨肉將歸復於土魄棲於地魂升於天既不以死者為腐形則必冀其與山川之靈竝壽故曰與神交之道而敬焉不然葬而虞始為吉祭未葬而為吉服不已戾乎故記者特明之也周弁殷

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為去聲 食音嗣

歡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長按親喪三日之後此三人皆不應食粥而君命食疏食為其病也此大夫之禮凡居喪可類推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養去聲

堂與室皆謂廟中卒窆而歸反哭於祖廟必升堂作始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

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當為窆

反哭有弔禮為主人哀極之時故弔之葬反而痛親亡無可復得其哀為尤甚弔者弔其哀而已既窆而即弔在墓所不能行禮故孔子以為太慤質而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瑩地北首柩也三代同此葬法以人死之幽冥北幽陰鬼之地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時不忍遽以死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

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封讀窆 舍音釋

禮記卷四
贈送也主人孝子既窆主人埋遣車所載之物以送死者而祝先歸預戒虞虞不筮尸宿先戒之也主人葬而反哭乃省視虞牲言與有司明有司先具牲而主人更省視也
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告死者欲其隨孝子而反當在未反前此
倒交也

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

曰成事

反主人反也承上言主人過反日中而虞所以必於葬日虞者弗忍一日離親故祭以安其魂氣使有所歸也喪禮有奠無尸虞為尸以祭不徒奠蓋既葬以神禮事之不純用喪禮既虞後卒哭謂為成喪葬之事卒哭不朝夕哭耳非竟無哭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

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承上言所以易喪為吉者以將祔主於廟以神道事之其變喪禮而至吉祭也葬日即虞再虞三虞比至於祔必從虞日接連行之不忍死者一日無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殷期年服練乃祔周人葬卒哭即祔孔子善殷者以期年之內哀思未忘時有哭奠必期後始祔主於廟為得情理中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鬼茢萑苕作掃周未尊君而抑臣君臨臣喪若先掃除不祥而後入記者誤以為禮之當然而日惡之異於生

時且云喪有死之道非也君臣同體生死何分或謂非惡死者惡其因而死者然德可化凶正可卻邪畏死懼鬼常人而非君子聖人必不爲此無禮之制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

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遙反

朝將葬以柩朝廟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即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殷人以死則爲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人親沒不忍即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徇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

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

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記者引孔子言古之爲明器者知喪道也雖備物而不可用若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也哀哉後世竟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幾於用人以徇之哉夫古稱明器所以神明之明死者異於生人以泥爲車以草爲人自古有之略似而已若以木爲人設關而能踊跳名之曰俑則太似人形矣故孔子亦嘗謂其不仁而以爲幾疑用人以徇哀哉以下皆記者之言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為舊君為去聲與音餘膝音悉隊又作墜

穆公魯哀公之會孫名顯古有為舊君反服之禮蓋諸侯之臣因事羈留他國君嘗有恩則必為之服非謂天子及天下一家之時也戰國君勢日尊多虐其臣故子思孟子皆言君有禮之事以警時君為臣者不得以此藉口戎首寇亂之首也人臣擇主而事不可苟進以受祿則不可悖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

食

夫音扶食食上

如字下音嗣
鄭康成曰昭子季康子會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敬子言我三家不能以臣禮事君四

方皆知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真情毀瘠乎不若違禮食食也應氏鏞曰季孫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士喪禮主人小斂改服弔者乃改服子夏未知而子游述夫子以告之

會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會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

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乘去聲焉知焉於虔反

會子以晏子恭儉為知禮而有若非之遣車之數各如其命數晏子上卿而用一乘太儉矣及墓而反即窆即歸不拜賓送賓个遣奠牲體之數會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有子言其經會子言其權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

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

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並去聲母音無斯去聲沾音同

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東鄉西鄉夾羨道為位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法其所為專主也方氏慤曰禮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亦莫不各正其位故自始死至葬男子西鄉而

位乎東婦人東鄉而位乎西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會無男女之別其失禮已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

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

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

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為賢人平日亦有才藝就公室謂到公室而察其行內人妻妾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

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康成曰敬姜康子從祖母御案士喪禮襲斂陳衣褻衣散衣俱非上服此褻衣當在祿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

陳者故敬
姜斥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
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
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
不然而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踊矣人
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
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為使人勿惡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
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去上聲猶音搖辟婢亦切樂音洛惡
去聲絞音交奠音槨為去聲遣去聲

食去聲舍上聲訾音疵劉氏敞曰舞
斯之下脫蹈矣人悲則五字當從之
孺子慕哀慕而無禮節壹與一同語辭也有子言欲去踊
之節如此孺子慕者哀情在此即是子游備舉制禮之意
以曉之微殺也賢者恐其太過制禮節以殺其情不肖者
恐其不及以喪故興起禮物以動其哀若直情而徑行乃
夷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陶喜於心而未發猶身體動搖
舞蹈則樂之極矣愠含怒戚則憂深歎形於口辟拊心踊
跳躍人之喜愠情本如是因而品節之以成禮人死易起
人惡無能易忘倍聖人制禮絞衾以飾尸奠娶以飾棺使
人勿惡始死設脯醢之奠葬將行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
哭虞祭以食之雖未見死者親饗之然自古如此為使人
勿倍也故子之所譏刺
於禮者不足為禮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

語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音還

旋大音泰使去聲夫差夫音扶是夫夫如字與音餘洪氏邁云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從之吳侵陳在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蓋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欲求其師有美名獲繫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子所獲臣民夫差行惡事而欲得善名陳行人斥以殺厲之師吳大宰因欲反地歸子行人遂為甘言以誘之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

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如求物而不得望望如逐人後行而不及如其反而息遲遲而歸如望親之偕反而不及欲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不言命令不自為之非絕口不言也謹當乎理而人心喜悅古者德備而委任大賢故居喪委政冢宰已得盡其哀禮之誠天下亦享太平之福後世不可行以無其本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

禮記卷四
三
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
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
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
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
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聲解
音志

知去聲調如字蕢音快飲
去聲樂如字共音俱與去

一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晉侯彪也飲酒偶然飲酒紂以
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謂之疾日君不舉樂以自戒懼君於
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人臣喪重於疾日太
師典奏樂詔告也褻嬖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爲一飲一食
言調貪飲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而服毋廢斯爵欲後
世以爲戒揚觶洗爵而揚之以致潔杜舉言昔者杜蕢所
舉也春秋左傳昭公
九年文與此小異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
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
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
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
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獻公孫名拔有時言時近君靈公也衛國有難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尊卑之差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按文子以死衛君事不可考而春秋時尚無以二字諡者北宮喜衛衛君君諡之曰貞子豈記者傳聞之誤歟然文子與僕同升夫子許之則不得以他書所載非之亦不必定以貞惠為貴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音的

鄭康成曰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繇辭也五人皆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獨

否以是知祁子之賢而立之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諡法治典不殺曰祁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徇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徇葬子亢曰以徇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亢音剛養去聲鄭康成日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謂地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

謂禮養去聲還音旋稱去聲

還葬葬速不必及日月啜菽以菽為粥而啜之所飲僅水
然父母安而歡之則必有深愛矣斂首足形而無椁稱其
財財實乏也貧而養志
不失親歡非賢者不能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
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
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

從才用反羈音基勒音的

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衛欲專賞
從者柳莊言從守一也有私則生怨勒紉也方氏慤曰羈
以絡馬勒以控馬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愚按從者
守者亦各有忠勤不同之事各即其最上者賞之乃安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

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

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

大音泰革本又作急禭音遂縣音元

以衣服贈死者曰禭裘縣潘二邑名莊疾公命其家若當
疾革我雖在祭祀必告及其死也果當公祭時遂不釋祭
服而往因釋以禭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尊賢之意然棄
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
諸棺皆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
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

又同棺乎弗果殺

乾音干屬音燭

鄭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己
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繹音亦
去上聲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垂魯地名祭之明日復祭而賓尸日繹以志不忍遽忘之意仲遂為魯卿適值辛巳日正祭卒禮不當繹而猶為之第於萬入之時去籥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萬樂舞之總名按仲遂魯之罪人此事在孔子前蓋門人追問其事夫子答以卿卒不繹之禮非為遂一人言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班封
音窆

鄭康成曰公輸若名般若蓋其字方幼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欲從般說初謂故事豐碑斂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繞緯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諸侯四緯二碑斂木如楹雙植之曰桓大夫二緯二碑時魯僭禮公室亦擬天子三家亦擬公室嘗試也公肩假言魯有舊禮如此人母亦如己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可以其母而嘗其巧乎則大害禮乎病害也又歎息之於是弗果從之按嘗巧固非而僭禮尤非似反不如般之善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禺音遇重通
童錡音紀

鄭康成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也禺人昭公之子公叔務人即公為也禺人遇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負其杖而息於途乃歎之曰使民甚病任民甚重然素無德惠君子不能為之謀士不能為之死此理之甚不可者然我既言人不能死則我當自盡於是與其鄰童汪錡往鬪而皆死焉魯人以錡能死難欲以成人禮葬而孔子善之此事左氏亦載之當以此為正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所過之墓祀則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子路衛人而仕於魯顏子述哭墓展墓之禮以慰其歸顏子魯人子路述式墓下祀之禮以廣其敬方氏慤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

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工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音石韞音暢

朝音潮與去聲

鄭康成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魯昭公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等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仁不忍殺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韞韞也韞弓不忍復射揜其目不忍視之也不坐不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按家語亦載此事

豐邑互孛登可檀弓下

大

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曰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荆康

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

人悔之舍強竝去聲

鄭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請襲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以襲禮最賤故使魯君行襲禮魯人遂以君臨臣喪禮行之蓋欺其無禮而報之也楚人既而知之悔反為所辱巫祝桃茆君臨臣喪禮楚本號荆魯僖公元年始稱楚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

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服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元孫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叔父忌忌日懿伯敬叔從祖及滕郊而遇此日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曉之以公事言有公利則無私忌而叔弓亦遂入焉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

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

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

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

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辟音避畫音獲奪當作隧肆音四朝音潮

豐邑互罕卷四檀弓下

哀公魯君辟於路畫宮闕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卽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弔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詣其室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

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疇諸侯輅而設疇為榆沈

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贛吐孫反撥半末反疇音道為去聲沈音審中去聲

鄭康成曰贛魯哀公之少子三臣孟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况子也輅殯車也天子畫轅為龍疇覆也殯以棹覆棺而塗之所謂敢塗龍輅以棹也諸侯輅不畫龍廢去也榆沈以榆白漬水榆汁濃故曰榆沈撥以物澆榆汁播於道使道滑輅車易行有輅乃用榆沈三臣僭用撥而不知撥為輅設是竊禮而不中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

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為去聲齊音咨哀七回反與音餘

以妻我以為我妻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為貴妾總哀公失禮而文過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

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

鄭康成曰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季蓋以其行稱之如子路曰季路為孟氏成邑宰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御案曰為政在大體不在小惠若一犯禾而必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使民將責償於君亦傷忠敬之俗子路治蒲壺漿施德夫子責之孔子之馬傷禾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

豐邑互罕豈可檀弓下

禮記卷之四
三十一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仕未有祿如客卿之類賓之故饋不言賜稱寡君以鳴謙違而君薨弗服亦為未受爵祿之故若在國則必為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音捨

生事未葬猶以生事之不忍死其親也故未有尸既葬則親形已藏故立尸未葬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虞而立尸有几筵鬼事以鬼神事之已止也故死者新謂生者舍故諱新言新君更始之意卒哭諱死者之名此諱生者之名寢門庫門諸侯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陳氏澣曰二名二字為名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鞞橐音高鞞去聲

憂為敵所敗也素服縞冠赴車還告於國之車橐甲衣鞞弓衣素服哭者君也赴車軍中使還告於國者也兵車有弓矢不載橐鞞示不忘復戰然亦必審其為義戰而後可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焚室而哭之哀非哀其室思先人而慟也引魯成公三年新宮災以實之新宮宣宮正先人之室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

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去聲 識音志

而哀慟也夫子聞哀而戚故式而聽之壹專一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苛政嚴於猛虎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

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

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

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摯音志夫音符涖音利解佳買反

執摯請見下賢之禮已止也不再請見而但使人問之也舊居毀敗之地曰墟哀公問古之民信敬其上非有所要結而何以然周豐言民心哀敬出於自然但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臨之雖要結而不可得若殷周之末以誓會為重而民始生疑畔正以其無本而徒事末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

也為去聲

慮憂念經營廟以安親重於居室危身傷生而使親無後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

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

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

乎長去聲羸音盈深去聲封如字

廣隱竝去聲還與環同號平聲

吳季子名札居延陵因號焉羸博齊地鄭康成曰今泰山縣也不至泉不至太深以時服不至太厚廣輪猶橫縱

橫相稱揜坎而為墳可以隱身而止不至太高也喪事祖

右而袒左漸變吉也還其封而號之者三匝欲其魂氣依

己而歸也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性秉乾而命

秉坤死則歸其骨肉於土命之所歸故曰命也若魂氣則

受天之陽以生得其正而全歸者可以無所不之季子蓋

祝其子以生之正也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又據天之所

以主宰此理者言與此微異季子所為

不盡拘於禮而合禮故夫子善而歎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

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

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

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婁音問含使竝去聲

鄭康成曰考公隱公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含不使賤者

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容居欲親含非也坐跪也徐自

擬天子以邾為己之諸侯故云進侯玉也其使容居以含

言專為含而使欲強自進含也易簡易于迂遠意有司不

便斥其僭妄但言其托於天子為于欲自進含為易而容

居不知其失猶復援其祖制謂自來如是則妄甚矣按春

秋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城夷使徐子

處之久已失國安得更如此僭妄故鄭康成以為考公當

是定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母庶母也子思嘗仕衛而其母卒矣其庶母或本衛人留衛而卒故門人以為庶氏之母不宜哭於祖廟前人混而為一旦以其母為嫁衛大非他室非廟也謂他人之室

天子崩三日視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入

鄭康成曰祝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也愚按此亦以其遠近概言之致百祀之木不取諸民而

就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非盡百祀而取之也不至者謂法當奔喪而不至者則減其國以廢其祀並勿其人非謂不肯斬木者也然其罰太過蓋記者之誤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食之食音嗣餘並如字輯音集貿音

茂奉上聲與平聲方氏慤曰饑主歲言之饑主人言之蒙裏也左傳以幕蒙之輯當作緝字誤屢敝而緝之也言其貧且餓貿貿昏餓之貌嗟來食憫嘆呼之使來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太過故其嗟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

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

君踰月而後舉爵瞿音履斷丁玩反
壞音怪洿音烏

定公纘且也民不孝由上失教故曰寡人之罪瞿然驚怪
貌在官者諸臣在官者家人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
而誅之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孔氏穎達曰豬水聚之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平聲京
古原字

獻以物賀之文子趙武也發為詞以美之輪輪困言高大
奐同煥言煥爛歌哭聚國族於此言人居也文子申其意
而自幸無罪以承先人張老之頌無
浮諛文子自禱無奢願故曰善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

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

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畜許六切為去聲
封音窆子上聲

畜狗馴守陷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
以帷蓋狗馬有功故特示恩以帷不用之敝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內

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

已告矣會子後入閤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為鄉竝去聲內入聲

辟音避

此記者傳聞之妄也會子貢始至豈不為禮服閤人為君在弗內亦是及君弔已畢二人乃入亦禮也豈有因其弗內而始脩容者內雷門屋後簷君子當時所謂君子二子素有賢名君與卿大夫皆知之而閤人不知故其始入而弗內繼則見禮貌而敬之當時君子亦不揣其本以為盡飾之道可以行遠謬矣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

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說音悅扶服同匍匐

鄭康成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樂喜覘窺視也按介夫蓋有勞者故子罕哭之哀適晉人使人覘宋見其事而知其能得士心以為不可伐孔子善之引詩言即此哀死之念推之可以仁民不特無晉寇而已即天下孰能當之然此事三傳諸書不載子罕時晉宋方睦故御案以為誤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薨世子般即位公子慶父弑之而立閔公公時年八歲既葬即除服故經不入庫門庫門近外第一門也士大夫則卒哭而除麻猶經也記慶父惡逆廢禮之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

禮已互卒參可檀弓下

三

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日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卷平聲從去聲

鄭康成曰沐治也木椹材託寄也為弗聞也而過伴為不知也己止也劉氏曰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言木文之滑膩從者疑夫子當絕交夫子言為親故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故之情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

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

其子焉

處上聲并知為竝去聲勝平聲訥如劣切屬音燭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據韓詩下傳即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專植直沒終也謂專直自用後為狐射姑所殺舅犯從文公公反國至河要文公與之盟而後入故曰見利不顧其君事竝見左傳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氏范字季有利於君而未嘗失己自謀其身而未嘗遺友晉人以文子為能知人中身也不勝衣卑退之貌訥訥如不出諸口慎言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賤職舉以為大夫士不交利屬子承上二句言於所舉之士不與之交利死屬其子言不市恩而私己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學如字衣去聲繆鄭康成作繆總音歲喪如字

叔仲皮叔孫惠伯彭之子始為叔仲氏子柳蓋泄柳衰齊衰繆經首經兩股相交也孔氏穎達曰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環經一股不繆衍蓋皮兄弟叔仲皮學於子柳皮死其妻魯國之人亦知禮為皮服齊衰而繆經叔仲衍以為子柳之教也故告於子柳請總衰而環經且言其昔喪姑姊妹亦如斯無人禁也子柳未許之衍退自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妻為夫服與喪姑姊妹異而兄弟之妻為夫兄弟服亦異今衍概以總衰環經悖禮殊甚記此以明禮失由狂夫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

衰綏而追切

成魯孟氏邑匡蟹背殼似匡范蜂也績絲必盛於匡而蟹之匡則非為蠶之績也飾冠必資於綏而蟬之綏則非為范之冠也以喻兄死者之為衰不為兄而為子皋蓋譏服衰者之不誠而賢子皋之能化民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

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

情實也禮不食三日子春勉至五日既而悔其過禮之不誠反不若由禮之誠也是亦善補過者矣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疎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

不亦可乎

旱音汗縣音懸暴步卜反
疋音汪與平聲為去聲

然禮之宜者疋錮疾巫能接神暴之皆欲天哀之而雨也
孔氏穎達曰楚語觀射父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
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覲此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言也鄭
康成曰徙市者庶人居喪之禮行居喪之禮以自責可者
僅可之辭也陳氏祥道曰先王之
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音附
夫音扶

鄭康成曰祔即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
也祔葬當合朱子曰古者椁合眾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
為今用全木難得大木故合
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附解此篇摘篇首檀弓二字名篇雜記諸事多記時人之事
蓋秦火以後鄒魯學者採之成帙小戴分編而彙載焉先

儒多議之者然或誤會文義今悉隨文而辨正之讀者當
類推而會通之始能即其是非以窺古人之原末可隨矮
人觀劇也

人應與也
談其而會也故謂其是也非也談古人之取不可謂也
論之夫然其時會文美今悉謂文而無五文前清

禮記恆解卷五 晚年定本

王制

雙流劉 沅輯註

盧氏植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其時五經未畢
出而孔孟餘裔猶有存者三代之制亦散見於雜家傳
記文帝令主其時去古未遠使有得孔孟之實者出而
輔治廣求賢士採先王之制折衷至善垂為典型豈非
王制一大嘉會惜不能然名曰王制而實於本末內外功夫
九經之義不全亦可慨矣然其所言猶多古制可佐參
考故不可廢但古今異勢多有難行得其意而變通之

不泥古亦不戾古協乎天理人心之自然宜於民生日
用所當然是善讀是書者也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
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穀梁曰仁義歸往曰王鄭康成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公
之為言公也近天子而爵尊故必以無私為德侯者侯也
為天子扞衛於外伯長也其德足以長人子養也其道足
以養人男任也足以荷任而安人諸侯一國之君侯國無
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其上大夫即卿也大夫者能扶
進人也士任事之稱孟子言天子一位而此不言者漢承
秦後天子甚尊不復與公侯等並列為
等亦尊諸侯故亦不與臣下共列為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

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
大國之諸侯以達庸功也附而達其功此與孟子言台斷
為周制而非殷制又本文明言田之里其地
之山林川澤原隰不計先儒拘牽言之非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朱子曰元士上士也 御案此就孟
子遞減一等亦酌時宜而將以為漢制也愚按公卿大夫
士所受之地蓋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之田
與之然周之盛時天子公卿往往以外侯為之則所受之
地自非異以世守周衰
蓋始有據以傳世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

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也

分去聲食音嗣差楚宜反

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周制步百為畝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之田周禮所謂不易之田也分之言均也約其概而均之大率農之勤惰不同有上次中下之別而要使足於食至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之屬其任有大小才有優絀亦視農夫之五等以為差蓋祿皆出於民力視之以為激勸所以重民力而儆素餐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可食九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上士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

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八人君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四人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康成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會盟之序也方氏慤曰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同為卿則小國在大國之下若大國大夫小國卿則卿必位於大國大夫之上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其或卿大夫出聘而有中士下士為介者禮數各居其上
之三分上謂卿大夫為賓者三分十分而減其七謙不敢
儕正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
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

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

此概言畿外建國之數也古有國之君地之廣狹爵之崇卑不必一轍或仍前代或建新封或各就其地之君長令自為治約言有二百一十國耳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公利亦以險遠有不盡可封者也其餘謂非名山大澤可封而不以封人但屬之附庸為閒田以待有功而封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

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

以為閒田盼音

此概言畿內建國之數也凡九十三國考之三代經無明文蓋漢儒擬為此數云名山大澤不以盼則畿內侯國所受之地皆歸天子而特食其賦入非同畿外諸侯世守也祿士謂拔自草茅者取其地之賦以祿之無專屬故曰閒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畿內畿外之數陳氏澹曰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按古諸侯之國其地或不及今一縣之廣則千七百餘國非誣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共音恭

葉氏夢得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共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方氏慤曰以近者與人欲其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共御以共官爲主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以共御爲主耳御者以卑御尊之稱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

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

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長上聲帥色類反卒音萃

孔氏穎達曰屬繫屬連連接卒卒伍州聚居皆有聚意長諸侯者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爲之非州外別取賢

牧也鄭康成曰伯帥正亦長也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以下以國之體統言入州以下以國之名數言伯即取諸正即取諸帥帥即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老謂二伯愚按二伯或即三公爲之如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或以外諸侯爲之如太公得征五侯九伯魯公統徐奄諸國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治田賦之意采采邑所需流流移不一意方氏慤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方氏慤曰三公取陽數也卿倍公而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又三之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眾焉彭氏汝礪曰此漢儒斟酌建官之法欲以爲定制耳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陳氏祥道曰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合治大夫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為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為上大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統屬一方諸侯有不順者得奉王命以討之使監必與聞恐其挾私專擅也蓋自古有此制孟子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武王封武庚以紂之故都而命三叔為監皆此制先儒不得其意疑竇所由起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亦稱諸侯受田視外諸侯且尊之也天子地方千里選賢共治但祿其人賢則世守不賢則去之無世官之法亦不概為世祿外諸侯則世繼然苟非其人亦必選賢更之此但言其概耳若春秋世官世祿諸人皆非古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

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音衮制命服之制卷繪袞龍於服也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三公爵至隆再加一命然後服袞若後再有加恩則賜他物而不更加衣極言袞之重也下文又推言之凡天子恩賜於臣不過九命次國不過七命小國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又明大夫命數孔氏穎達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小國次卿一命至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

鄭康成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考問得其定也論而辨矣然後使之使之而果足任事然後爵之而位適與才稱矣然後祿之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

以政示弗故生也

共之眾著其賢於市眾著其惡皆本公理而示無私也畜養皆謂使近左右若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別者守圍髡者守積皆憫其廢而使得以其能効職不畜養之以為僕從也遇塗弗言屏之弗近所以戒將來之為惡者弗及以政其尤要者示弗故生非故欲其生猶望其人之自新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音潮

鄭康成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

天子五年一巡狩

周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而此云五年蓋酌遵虞書所言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

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音大

泰賈價同好去聲辟僻同

岱宗東嶽也五嶽之長故稱宗柴鄭康成曰祭天告至是也地統於天故柴後乃於山川之當祭者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諸侯存問百年耆老有事則就見諮之詩以言志民情風俗政治得失皆可以徵故命大師陳之物聚於市好尚者則價昂故納之以觀好惡得失若志淫好辟則必在上者之禮樂教化不正也則命典禮考其國所用時月日憲天之治何如又同其律呂以期無失中和之意至禮樂制度衣服皆民生日用服習好尚所由得失者故皆正之陰陽和而風雨時性情正而百爲昌志淫好辟者寡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不舉不順皆不祭也外神故曰舉內神故曰順土地司於神祇不敬則不能守土故削地爵位傳自先君不孝則不能承先故紕爵禮樂天子所制不從則有違悖之漸故流竄其君若居然革制度衣服則畔矣則討而戮之有功德於民謂守典奉法而能實惠及民者律爵命之等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

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

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

鄭康成曰假至也特特牛也自祖及禰皆一牛按天子奉天以理民巡守以正諸侯而察民隱每至必柴以祀天示

元言正角卷三
不敢專也望祀以恭神祇欲其體天意以衛民也歸用特
敬承先烈也自陋儒創為封禪之說而秦皇漢武輩不務
勵治安民矯誣
瀆祭其失甚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

禴造七
報反

類宜造皆祭名類者本非常祭類其禮而為之宜者求其
無所不宜造至也凡祖禴皆告反也禴卑舉禴則凡為祖
可知天子將出謂出巡諸
侯出蓋朝覲會同之事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氏澔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考正使無違僭
正刑公正使無偏枉一德無二心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
則資鬯於天子

陳氏澔曰祝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
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
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
以將命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孔氏穎達曰祝以節一曲
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命鼗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
以將伯子男命圭瓚以大圭為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
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
鼻勺為龍口有流前注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
御案諸侯能和民人則賜樂能征不服則賜
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鬯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

曰辟雍諸侯曰頽宮

辟壁同
頽泮同

禮記五王制

命之教然後為學言所以有學之義非諸侯或有學或否也小學以教未成人者郊近郊朱氏申曰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由內升外以達於朝也天子小學在內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達於朝也鄭康成曰築土壅水之外圓如壁故曰璧雍泮宮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馘音罵訊音信

馘古獲反

馘為兵禱受命於祖示不敢專受成于學定謀于講禮之所示文德修而不服者為逆也釋奠即舍菜用幣事神也孔氏穎達曰訊生獲而可言問者馘已死而馘耳者必於學者武功亦歸於文德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

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干

陳氏澹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為下文乾豆三者而田也孔氏穎達曰非脯而云乾者作醢及鬻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愚按先王蒐苗獮狩皆為衛民田而獵故因田而講武祭物藉此以脩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所言是也暴天物暴害天所生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

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如字

圍而不合猶得逸也羣雖多而不盡取不欲盡其類也諸侯畿內諸侯綏旌旂之章未殺時抗綏既殺而下之然後尊卑以次獵也佐車驅出禽獸使就禽者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

設罽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

卵不殺胎不斨天不覆巢

罽音尉麝音迷斨於表切天烏老切覆音福

孔氏穎達曰獾一歲兩祭魚正月十月此謂十月也梁堰也豺祭獸九月末十月初鳩化為鷹八月時罽小網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春去草燒薙以利耕秋乃及山林也麝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稱不覆巢惡傷其字乳及盡取之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

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杪音眇量音亮

杪末也歲杪萬物皆成九賦皆入故周官以九式均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以地之小大年之豐耗計算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孔氏穎達曰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愚案此亦大

概言之量入以為出其要也

祭用數之仍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

仍音勒

仍數之餘總算今年一歲之用而用其什一御案越紼與大輅越席之越同謂輅車之索不用絲而用苧麻也三年不祭謂六宗及山川之等命冢宰攝之而不親祭也若祖先之祭則既葬即可祭但不用盛服祭罷仍反喪服暴慢肆意浩奢濫意不奢不儉中而可久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

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

樂溢音亦

御案九年之蓄九年耕之所蓄食僅支三年無六年所耕之蓄則是國無二年之食故曰急無三年所耕之蓄則國且無一年之食故曰國非其國以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雖有旱潦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而可舉樂極言其難也陳氏澍曰饑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

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康成曰尊者舒卑者速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惟殯葬之期臣讓於君以明尊卑大夫士皆臣也故同為三月左傳所云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言赴弔者耳非謂士祇踰月而葬也先儒多

誤會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

人縣懸同封窆同為去聲

縣窆無碑繹縣繩下棺古中原今北五省地土厚葬者穴土丈餘故有縣窆之法不可以例天下也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按葬為雨止非古也此云庶人乃不為雨止蓋漢儒沿後世以定制如此不貳事御案謂一志於親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亦致其事於君士三年廢業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從死從生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也支子不祭解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太祖始祖諸侯則始封之君大夫祀始爵者士一廟諸侯國中下土也上土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同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按此文明言昭穆與太祖為七為五為三而先儒拘牽眾說云止祀及高祖紛紛辨論不亦慎乎且此止言廟制非謂祭止於一二代禁人以追遠之孝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禘禘同禘禘

此時祭之名禘一作禘禘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帝也夏時帝德盛明故因以名嘗嘗也秋成薦新穀而嘗之烝眾也冬時庶物咸備故名四時之祭三代所共第其名或異而其實則同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錯

舉言之天保詩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亦為錯舉以成文不得牽引以疑此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視一作眠

天子代天地司化諸侯為天子守土養民故其祭不同五祀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霽土秋門金冬行水也鄭康成曰視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若齊祭泰山晉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天子所都諸侯所封其先所因之國無子孫主其後者則祭之仁也

天子禴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烝烝則不禱諸侯禱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

禘音特 禘音合

鄭康成曰牲猶一也禘合也天子惟牲禱各於其廟祀之禘嘗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大廟若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與此不同諸侯禱則不禘以四方諸侯各以一時朝王則必廢一時之祭也下又言諸侯禱禘與天子不同諸侯如同牲則惟行夏之禘祭大抵一歲之中一牲一禘非如天子三時皆禘也如牲禱矣而不及禘則嘗禘烝禘若禘則必不可禘以盛夏帝旺之時惟天子可備物以合享其牲則天子諸侯皆惟春禱可詩曰禱祀烝嘗雖錯文亦以其禮然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

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大如字又音黍少去聲

賈氏公彥曰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為大牢陳氏祥道曰天子社稷福被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一國故用少牢而宗廟亦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庶人則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鄭康成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土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

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

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繭一作蠶

陳氏澔曰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鄭康成曰故謂祭享羞祭牲愚按無故不殺禮有節而仁存乎其中矣庶羞燕衣及寢不踰牲與祭服廟敬有加而義在其內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

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

墓地不請

夫音扶 粥音育

古者二字貫全節蓋由秦漢以溯三代而言藉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鄭康成曰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異言征亦稅也麓山足也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公利夫語助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不征其稅所以厚賢也承上不征不稅而竝及之故用夫字用民力用以供當為之役孔氏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雖豐不得過三日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粥賣請求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度上如字下待

洛切量去聲 司空冬官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地居民規畫經界也下申言之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相

其高卑燥溼察其四時物候因以得其沃瘠之狀乃量地遠近興其事而事與地相宜任其力而力有所成就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音嗣

陳氏澁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異齊齊去聲和去聲

材謂民之才技藝能也天地生人理同而氣化各異故必因之下文申言其義寒煖天氣燥溼地氣廣谷大川舉其顯然者鄭康成曰異制異其形象俗所好惡齊謂性情緩急異和香臭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締紵

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愚謂俗有美惡不易以俗之可因者言宜宜於日用者蓋聖人以三綱五常立教而政令以一之其習尚之可從土宜之所便者則不必盡革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也

性謂氣習之性總冒下文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衣和並去聲趾音止粒音

立鞮音低譯音亦

被髮斷髮而被之不火食生啖也雕刻題額也刻其額以丹涅之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儻不火食者地氣煖不粒食者地氣寒有者其事雖異各自足也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氾觸地而出夷者氾也南方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西方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北方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劉氏曰寄者寓也其言難通寄托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彷彿像其形似而通之狄猶近也鞮履名履其事而知其實外域表延風土民俗甚繁名稱非中國所知中國僅如彈丸特禮教勝之惟聖王能達其志通其欲不遽革其俗而能使之服教畏神漸次歸於治化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

後興學

度待洛切 樂音洛

邑即今之村堡量地勢之大小以制邑度地之肥瘠以居
民地邑居民必參互相宜以便民是故邑之大小無定也
無曠土地利闢也無游民職業修也食節而用有餘事時
而力有餘民咸安居樂其日用之事勸於當為之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養立而後教可
行以上皆司空得人之效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
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

簡不肖以絀惡

鄭康成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徐
氏師曾曰此承上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
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
不肖者跂而及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

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
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
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歧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為教
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為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極
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為慈又合鄉之孤獨而
恤之逮及人之不足使民不信也身教至矣又恐資稟有
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
之以崇德叛教者簡去之以黜惡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
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
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

帥音率朝音潮
與音預屏音丙

孔氏穎達曰此論繼惡之事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六鄉皆統於司徒元曰善曰鄭康成曰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庠謂鄉學鄉謂飲酒也孔氏穎達曰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飲則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而自勵功觀其上齒而知敬長俊士與之以為榮使惡者慕之而自勵鄭康成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鄉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又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

造士論選竝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之事論量考校也鄭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升之學則身入大學矣不征不給徭役造成也使習禮則為成士董氏師讓曰不征即周禮施舍施弛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教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日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日貴賢能服公事老疾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音泰適音嫡造七到反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術者道路之名學道如適道路也詩書禮樂四時皆習而分言之者御案曰春秋節節候平調人之氣體皆舒習禮樂者有揖讓之容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教之為宜詩

書須講貫誦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為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教之為宜是也順遵其成法而不違乎中正也鄭康成曰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古人之學六德六行六藝由比閭師長教之入於小學洵升大學入大學者皆成德才矣猶恐其性情之未中和故以神瞽為師察其隱微之疵而化之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

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

齒屏音丙棘如字

鄭康成曰出學九年大成學止也大胥小胥皆學官屬蓋中道而廢者入學亦習禮以化之王親視學恐有司化導未真也又申教之而不變則安於自棄故屏之遠方陳氏澣曰棘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

雖屏之終身不齒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二不變遂屏之貴者異於賤且大學為風教之本故法倍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大樂正即前樂正升諸司馬移其名於司馬進於朝也司馬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平聲其更申命以

辨論官材核其材與官稱進士已無不賢而云賢者其材更優者也官試之以職任官則能其職矣然後爵之以位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而鄉學所升俊選之士亦與國子同用特其材能或止堪用於鄉遂或自願試用者則司徒遂選用之而非限以一致也劉氏彞謂編氓與世族異殊誤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古以德任官為大夫則前此非不賢矣而廢事是中敗者故生黜之而死亦貶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軍旅發卒也軍旅司馬之事而司徒教士車甲者古者士即農農即兵平日教養皆屬司徒至出兵則更申令以授司馬所以無不教而用之者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

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論去聲羸力果反

此因上文論士及有發而推及之技力執技他無長而但有技也凡執技以論力者必其實有可見之技如適四方

而健於行羸股肱而能舉重決射御而穿札輦重是也若不論力而亦有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履舉射御者上言論力之射御此則以巧法言不貳事欲其專不移官以其他無所長不與士齒賤之恐人務末而忘本也鄉黨論齒出鄉乃不然仕於家執技為家臣者按周制寓兵於農文武具足無執技論力之教此蓋以秦漢時民風作周制實非先王之典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

從重

辟婢亦反刺音次

司寇秋官掌刑者正不偏濫辟法也刺深察也如刀入肉周禮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旨意簡核實也有其意而無其實跡者不罪附附而入之赦寬而免之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郵與尤同

鄭康成曰制斷即就也郵過也麗附也愚按必即天論必就天理而折衷以求中即過罰之微亦必與其事相麗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論量竝去聲汜

又作汎比音俾

君父大倫忠孝至行或事涉君父之獄必原其親義而權其至當意論己意細為辨論不露其迹慎測謹慎揣測陳氏祥道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悉聰明致忠愛則明察與哀矜交至而民無冤濫矣若有可疑必汎與眾議眾人皆以為枉則赦之不任己見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總言聽訟之法比例也謂舊案輕重之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

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宥

獄辭獄吏初訊之辭成已定也鄭康成曰史司寇吏也正蓋周鄉師之屬司寇聽於王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參聽之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又當作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愚按如上文所云獄成必無冤濫矣然王必三宥者盡其哀矜猶恐或有可宥仁之至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子盡心焉例同

此言制刑之法古無刑書以義斷之作猶為也凡作刑罰雖輕不赦欲人雖小必慎也刑之為言例也例成也法定則不可變故作刑者必盡心酌理求其至當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行去

析亦破也言謂法令律則成法亂名變亂名義改作改造法度左道非正道淫聲如鄭衛之音異服非禮之服奇技奇幻惑人之術奇器新異而亂正者偽而堅虛詐自是偽而辯巧佞亂德非學之正而博以濟之則人不覺其非順非而澤交過無迹鬼神時日卜筮皆聖王所不廢而假之以疑眾則必令人惶惑而不守其正道聽風聞也此四誅者非顯有悖亂干罰之迹而實為民心大蠹特誅之者必得其實不可以聞聽所及遽加誅戮也舊以聽為聽訟之情偽而妄加刑殺者乎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

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粥同鬻中去聲孰同熟
禁戒止也理法不當為者示禁之過可赦而此不赦者怨一人則眾效尤令不行矣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粥賣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之器度丈尺數升縷多少用器不中度至姦色以其不可用也錦文珠玉成器尚奢麗也衣服飲食古農圃蠶桑比戶自具若粥於市則多曠土游民矣按聖王道以德齊以禮皆本諸

躬行而法制又備則貴賤不相干巧偽亦不作奢靡無所用之亦何待一一而為之禁此漢儒因後世之弊而竊取先王之意言之者也不時未熟則或傷人不中伐不中殺徒暴殄而無益於用譏察也異言異服恐屬姦民關所禁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齋

典禮主禮籍簡記策書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執簡而直記天子之行以示規戒諱惡忌諱之事凡天子違禮言行所當諱當惡者天子齋戒受諫誠重以自謹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

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歲之成一歲政治所就即周禮天官所謂日正月要歲會也質平也奏上聽天子平量之冢宰貳王故亦齋戒贊王受質共王論定市司市從從於司會三官司徒司馬司空天子平斷畢當頒報於下故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休老勞農即蜡祭飲酒勞農也成歲事制國用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莫不齊戒者重天工天職也大司徒大司馬司空漢時以此為三公此亦漢儒以意竊取舊制而言故與周禮不盡合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

而兼用之食音嗣

養老有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也燕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升堂坐飲以至醉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數數畢而止食禮有飯有餼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先儒

謂燕禮有二饗禮有四食禮有二其儀略分隆殺此養老之燕饗食特用其名而儀不盡同御案曰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敬老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為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周人修而兼用之則皇氏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為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使有醉飽之樂愚按此特言國家有時養老之禮其實王政使民孝養在於平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專恃在上養之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鄉學國學中小學大學就學中行養老禮所以教孝達於諸侯天子養老之禮諸侯得通行之無降殺也人臣拜受君命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瞽者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九十則不必親拜矣

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

此乃記凡優養老者之禮粢糧也異粢與少壯者殊宿肉先日而備之貳膳食之膳者為之副貳毋使缺常珍常有珍味不離寢為其急求易得或有所遊備膳飲以從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紵衾冒死而

后制

制制棺也歲制歲中修而備之年愈老則制愈切所以預為慎終之具也絞斂而用以束衣令堅者紵舉尸之單被衾則覆尸者也冒帽也古不剃髮冠制最重貴賤各別死者裁纒為冒以覆其首後世生者亦多用帽但無頂圈後乃高其屋焉先儒誤解程子為溫公制冒如直囊囊尸蘇子瞻譏之非過也四物易成故死而後制

禮記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

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去聲

杖所以扶衰五十始衰故杖雖得人不煖則衰之極養之宜無不至就其室以珍從蓋世事增華政治宜隨時損益

以歸至中耆年之人所閱歷多就問以爲變通盡利之資故敬禮之如是也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穎達曰此謂年老而聽致仕者不俟朝朝君之時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畢告存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日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齋

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

喪與音預齊音齋衰音催

五十始衰不任力役之政六十更衰不習兵戎之事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及之以其老甚非特不能

從與而事固不當及之矣爵命賢而功懋者特賜之爵四十強仕五十乃爵必待其功德懋也不親學不能備弟

子禮致政還其君事御案曰唯衰麻所謂飲酒食肉處於內也然亦通制耳若仁人孝子豈無所以自盡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國老庶老略分尊

卑而異其地不必鑿求其義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膠有糾義諸侯謂膠為校庠序校皆鄉學天子諸侯皆有之古以德行道藝取人比閭族黨皆有師鄉三物之義幼而學之視為固然鄉大夫以時飲射讀法董勸之有成就者入於庠序考校無差乃貢諸天子凡鄉飲讀法入學釋菜等事無不行養老之禮此言大小左右及三代不同蓋採先王之制而誤會其制說者又委曲傅會向名義斤斤爭辨非也所以後世視學第為虛文以其本原未講耳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

人昃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呼火羽反

皇收昃皆冠名其制無考此言自虞至周皆以養老為重皇昃冕皆冠之貴者言鄭重其事也知其義不必區區向冠服辨究蓋古衣服制已不可行矣引年二句入下段遵御案為是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御案引引伸之義由國之養老而推之凡國中之老亦必使之得所如八十九十及廢疾需養者皆恤之將徙來徙二者又因不從政而連類及之也方氏慤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徙於諸侯自我國而往者以其將去預恤之來徙家自他國徙家於此者初來皆非素習故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

常餼少去聲矜鰥同

孤顧也顧望無所瞻依獨單也又獨獸名似猿而大食猿
狻性羣獨性特故惇獨取象之鰥劉熙曰愁悒不能寐目
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曰恆不
閉寡保也保然單獨鰥廩也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瘖音音跛彼我切
躄音壁斷音段侏

音朱食

音嗣

孔氏穎達曰瘖不能言聾不聞聲躄不能行斷肢節解絕
侏儒容貌短小此等既非無告不得與常餼然既有疾病
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其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御
案曰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工也修脛者使跣鑿強脊者
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僵者使之塗即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愚案此亦言其概耳所以設法周全之者正不一途勿泥
也視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

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行戶剛反并
一作併挈苦

結反

鄭康成曰道有三途遠別也於塗中而隨行鴈行不相踰
廣敬也雜色曰斑孔氏穎達曰任有擔負者并分老少並
輕則并與少者老少並重則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此
亦謂北方道路不可以概天下要貴避嫌敬老可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以位言之無車而行
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采地者可以備器而假
未成祭器而為燕器皆慢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

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

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御案曰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為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縱十里廣百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為此算法是也若論其實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為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

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前九州千七百國之文而約計其地皇氏侃曰千里而近者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不滿千里而遙者其地稍遠不遠千里也愚按由北而南自恆山至南河至江至衡山近遙不一約計得三千里由東而西自東河至東海至西河至流沙近遙不一亦約計得三千里此皆以其邊徼言之而其中未及蓋亦各千里也故結之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境之內斷長補短東西南北各得方三千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萬億畝又一萬億畝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此則方千里者十二蓋南由衡山推及以外東由東海以推西由流沙以推皆曰千里而遙則與孟子所指當時千里之國異故廣狹不侔也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

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舉一大國而概言田畝之實以申上文三分去一亦大概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謂自昔至周今謂漢時也自黃帝至三代無不以十寸為一尺言周尺以該前朝也步謂步田步里尺皆十寸而丈田里則古去一尺之二漢去一尺之三寸四分惟古今丈計田里不同故古者百畝百里較漢時為多東田詩曰南東其畝順地勢及水道也此言東田蓋以東方為生物之本而名其田猶言腴田也御案曰此申前制農田百畝之意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孔氏穎達曰此論畿外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方百里者三十公國也方七十里者六十侯國也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伯國也周氏謂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是也名山大澤廣遠不以封不專屬何國也其餘謂封國所遺之田地方氏慤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巡守之禮有功

德于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歸之閒田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御案曰此申前州二百一十國之實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御案曰此申前縣內九十三國之實國即公卿大夫食邑所謂祿也其餘以為賓喪祭諸用所出愚按天子畿內千里其封國無多周時之大畧猶可考此以封國多少核計畿內之地能容若干然竊意王者家天下畿內千里亦特大概言之周末東西周分據天子猶自有地未必盛時恰止千里且凡天下之名山大川不以封者皆天子所有也

此記以開方法計而曰封方百里七十五云云核之實不盡合是漢儒之拘且陋也必一一而求其合亦難以見諸施行存而不論可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八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食音嗣

御案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應氏鑄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眾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眾力而為之必思其有以稱此且

不致擁利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按此言食祿大概亦不如孟子所言之簡盡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

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上監如字下監平聲

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者方伯即以諸侯為之方伯得專征伐恐其擅命故有三監此古制也然則使三叔監殷武庚不特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且待以方伯而前人不察以為監督之誤矣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去聲朝

音潮

湯沐之邑言備其沐浴之費謙詞也視元士湯沐邑之廣狹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

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諸侯畿外諸侯大夫天子公卿大夫使必有德爵必有功凡諸侯之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不然則否君薨其子初立未奉天子命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三年喪畢天子命之爵始為公侯天子之大夫且不世爵何況侯國若其先有德則世祿而已周衰不然故亂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

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御案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慎終祭以報本鄉飲以崇齒德相見以正交接六者所以節民性也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夫義婦聽以齊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則達於鄉國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為導民以所當為異別教民以所當辨如親疏貴賤之等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為有恆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

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入者皆以防民之淫也按此亦漢儒
綜括前代禮制大意而言五禮不備舉而增鄉相見五倫
增長幼賓客入政亦不該括蓋其於聖人本末之道未知
而雜取見聞以成斯篇故當分別而觀取其是者不可斤
斤拘守其說也

附解古時藏書甚難國家典禮存於王府民間罕有成書卽
諸侯之國亦少全籍惟魯備六代禮樂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他各國記載第記其本國之事他邦之事來告乃書
或有所聞傳記不實故晚近之書今可見者往往事蹟錯
出或文義不同又王朝大經大法有妨於後世者諸侯惡
其害己而皆去之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第聞大略何況

秦火以後典籍淪亡一二好古之士記其聞見而小戴採
爲此篇其時周官未出先王政教之實當時不行特書其
大概而先儒必一一鑿求亦見其不達矣其所記爵祿田
里在後世已必不可施行卽巡狩學校養老等事先王正
本清源之道無有而徒踵舊文亦多窒礙如漢代臨雍講
學但飾儀文何嘗實有善政第大致猶存亦有斷不可廢
者要在得其大義隨時處中以善世宜民斯爲善讀是書
者也

春也
春要其時其大變則和氣中以善世且其祺氣善氣最善
學則和氣文則實實者善也策大姓餘亦亦存則不取則
本幣感之散無存而於禮書文亦多室則或與外則樂
里亦於世日必不何故行則必於學則善者等事夫王
大謝而於論必一一聖本亦具其不義矣其河岳皆
欲此篇其朝風官未出夫王姬嫁之實當執不許於書
泰火以爲典餘論亦一二致亦之士其則良而不其然

禮記恆解卷六

晚年定本

月令

雙流劉

沅輯註

王者承天理民凡事無不當法天而授時尤重周公兼
孟春三代而立法一年歲功月正歲正懸法象魏民間當有
錄記之者故遂流傳成書若夏小正王居明堂禮類是
也商周建子建丑不同蓋以子丑月受朝賀息農功如
今年節其民事仍用夏時周禮月正即建子月歲正即
夏正也前人不得其解遂增疑竇即如秦以亥月爲歲
首然民事亦用夏時此篇本呂氏春秋而加變易較夏

小正獨詳雖其中不盡可行而後世本之以授時至今
遂成典禮是此書之為益不少歷代治歷藍本此書參
以夏小正易緯通卦驗逸周書時訓等屢有增省至我
朝而其義大備此篇雜引先王政事不專紀時其中多
有不可行者當分別觀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參本如字今讀作森句音勾
中去聲篇內竝同簇音湊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日月一歲十二會而周十二辰獨
言日者日為陽光統陰而成歲功也鄭康成曰孟春之月

日月會於陬訾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遠之
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曰營室此據記者當時
言之立春之後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尾星在南方
之中其實以歲差之法考之隨時漸遠不常如此也參西
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為白虎之身尾東方火宿九
星如鉤為蒼龍之身十干以配五行春於行屬木帝出乎
震主於施生故其日甲乙日即帝之意非每月紀日之日
也五行之氣宰之者為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是
也分司者為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是也伏羲神
農軒轅金天高陽後世以五人帝配五天帝以重黎句龍
該修熙五人官配五神謂其功足相埒也鱗蟲三百六十
龍為之長東方蒼龍七宿象如龍故凡物之有鱗者屬木
人聲有自然之天籟而五行應之比而和之曰音節而宣
之為律五音六律廢一不能成樂而此言其音角律中太
簇者春則木旺木之聲清於土金而濁於水火律中太簇
以立春月中氣而言律呂以調陰陽之氣木氣盛則角音
為多自然之理氣也鄭康成曰太簇者林鐘之所生三分
益一律長八寸言陽氣大湊地而出數本於河圖天生三分

木地八成之獨言八者舉其成數也在口為味在鼻為臭酸木之味羶木之氣也方氏慤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春生為陽出之時故祀之木在臟為肝脾屬土木盛則尅土祭之物先脾為其木盛而養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即物情以記時候也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五日為一候每
月有六候此篇有止記五候者有不足五候者此書主於
記古之遺制非若夏小
正等書專記時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天子坐明堂南面出治此言每月所居不同謂閒居以順
時氣也室名青陽取東方青帝陽生之義左个左夾室當
寅上鸞青鳳故青路曰鸞路載建之車上倉蒼同服冕佩
飾麥金穀故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羊兌畜亦金也金恐尅

木故食以制之疏以達孔氏穎達曰刻鏤為文使
文理竦疏直而通達黃氏震曰象陽氣之射出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先去聲齊音齋帥
入聲篇內並同還

音旋相當
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凡言是月謂是月之節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天地之氣分布四時其始至也王者必迎之至敬各於其
方以其帝在焉為壇於其方之郊而祭之還反即體其意
以施政令賞先貴者以其有共襄德惠之責也德令無時
不布不和特此時更命相申之布欲其遍和欲其洽慶吉
禮惠賞賚又申之日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言不後時不濫

也缺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

紀以初為常

離如字 貸忒同

典禮掌之太史至時特申命之耳典大經不易之禮法則有時變通者故守與奉不同日月星辰之行又典法中之至重者徐氏師曾曰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經紀鄭康成曰天文進退度數初謂聖王推步之舊法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同切勞去聲

元善也孔氏穎達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以上辛之時郊祭天而配以后稷以祈穀郊後擇元辰躬耕籍田陸氏佃曰參參乘保介車右保君而甲者御御者置耒耜於保介御者之間即為親載帝籍者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與民之公田異周禮甸師耕耨王籍即帝籍推執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九以貴賤差勞逸也耕陽事故數奇不及大夫以其卑不必預拘其數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大寢路寢御侍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

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

農乃不惑

上上聲術音遂相去聲 阪音反隰音習峻音俊

天地之氣無日不交也特當春而陰陽和平若和親相濟者然故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草木萌動是其兆也王者

及時布令勸農田畝農官之屬舍東郊下文所謂躬親
之封疆井田之界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
而端之使無迂壅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
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所宜若山林宜阜川澤
宜藁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
達其理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必躬親之焉以人言之曰
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與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
言田事既飭馬氏晞孟曰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
直謂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順春陽之動故命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習羽籥之舞
樂必有舞和賜四支且習容觀必與樂相應而中節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天鳥老切駱
音格齒音漬

祭典一歲當祭之禮皆脩明之有春當祭者尊皆不用牝
山林川澤卑故可用牝惟正月禁之以方妊也孩蟲蟲之
稚者胎未生者天已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麇獸子之通
稱毋聚大眾置城郭為妨農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此皆
以順天地之仁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天以好生為心春生之時而稱兵逆天
故殃也若人伐我不得已而應之則可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彭氏廉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地理即上文農
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此三句總結上
文方氏懃曰此古今所同也孟
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特言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

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焱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

天時人事理氣相通人君奉天出治令悖而天道應之有必然者顧其遲速大小不可必定此篇亦舉其概以明其理謂為妄者非必執一定以求之亦泥要之人君敬天履道則庶徵協矣下放此高氏誘曰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總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為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孔氏穎達曰爾雅扶搖謂之焱謂風之迴轉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

鄭康成曰仲春之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孔氏穎達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建者井三十二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而弧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曰天弓建六星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曰天旗故舉以定昏旦之中也鄭康成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言陽氣適中相夾而種生萬物餘見孟月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陽氣和而雨始多水倉庚郭景純曰鷺黃也鷹一名鷓鴣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為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陸氏佃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去聲

馬氏晞孟曰凡植物始茁為萌浸長為芽御案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俊衰老言春養其幼夏養其長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方氏慤曰無父何怙有亡之道故以存言之

擇元日命民社

社有大社國社侯社民社之別此專言民社也元郊特牲言日用甲用日之始後世則避甲而用戊命民祀土神以祈年言社則該稷矣其音民社中夾說其媒人其和頌其與巽其

命有司省圜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省悉并切圉音零

蔡氏邕曰圉牢也圉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方氏慤曰圉圉不可去故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去以除之肆掠行於吏故毋以禁之獄訟作乎下故止以息之應氏鏞曰肆掠任意笞箠愚按皆以順生生之德而施仁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禘音

媒鞬大木反

元鳥燕也春入巢人居而字乳故於此祈嗣高禘古媒氏之官變媒言禘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帶弓鞬授弓矢求男之祥也後儒因此節謂元鳥生商乃簡狄從帝祠高禘不知古今有不夫而娠者史傳可徵三代之生皆不偶神聖鍾靈亦理之常何概以為妄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先去聲

馬氏融曰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也古法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入刻故百刻今時憲書皆入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分至原未嘗不同也雷出自地陽日浮盛故奮空而有聲陽光發越故激射而有電蟄蟲感陽而蘇啓戶以出陳氏澔曰不戒容止房幃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度音杜量音諒甬音勇概古代反

因晝夜平而更審其所當平非前此不然也同無異鈞平也角校定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

事少上聲

舍居止處也出耕於野少居都邑所謂厥民析也門用木日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闔扇所以安身寢廟所以事祖惟此恐有不修當乘間修之其餘則否恐妨農事也大事大征役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御案流曰川瀦曰澤皆水之自然者堰曰陂鑿曰池皆水之人為者水利便農山林育物皆須順時養之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如字平聲

陸氏佃曰言鮮者以下文言不用犧牲嫌於不殺見小祀用牲唯開冰也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寢廟乃後賦之御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

而分則有限有限者以祭定之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樂正孟春已習舞而此又習之陽和盛而將釋菜先師故天子帥臣下皆往釋菜菜字說者不一愚按即詩采芣採芣之意而以薦也火文明之象而丁則火之成數故用丁習舞以順陽氣既乃習樂則不止舞矣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謂祈禱小祀也若大祀自依常法御案時當生育故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蓋以用獸之皮為用牲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

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蟲螟為害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至而寇兵來伐冬陰縮殺陰氣乘陽陽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饑饑故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勝故旱煖方氏慤曰仲春向於成矣而陽不勝故不熟螟食心夏德在火而心屬焉其害亦以類而已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

鄭康成曰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鈞其廣七度牽

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腹一尾其廣亦七度
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
牛牛星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鄭康成曰姑洗者南
呂之所生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物皆去故就新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

鴛音如虹音紅見音現

桐有數種鳳棲之桐花紫而不實葉大如盤仲春乃華田
鼠嘽鼠鴛一名鷓鴣雄曰虹雌曰霓映日而生朝西暮東
萍有數種大者曰蘋小者曰萍小如豆柳絮入水所化又
一種大而又有缺一名荇菜又名接余四物皆陰類為陽
氣所化而華而化而見而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右个張氏慮曰當辰上三月位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如鞠之黃王后將親蠶而天子以此衣告先帝后統
於君親蠶以供祭服告先帝以克勤婦職之意而祀先蠶
不待言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

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覆音福鮪音偉為去聲

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漁以薦鮪恐有缺漏故反覆
視之至于五以示慎鮪似鱸而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
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

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句音勾內入聲

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不可以內當宣布恩惠以順陽氣之發越下文即其事也方者曰倉高者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此亦大概言順時育物之意其實布德行惠恩周於百姓禮隆於賢才無時不當然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

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道上去聲塞入聲司空掌邦土故命之以預防水患下水上騰水氣上浮御案隄以蓄水防以止水溝以通水瀆以受水而溝上之路亦田畝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疏通之毋有障塞所以備潦而於疏通之中寓滌蓄之法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音嗟罟音浮翳音臆餒音偽

鳥獸方字乳或傷之則逆天時獸罟曰罟罟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曰畢翳射者所以自隱餒獸之藥毒藥也九門以當時之制言之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音舉齊齋同鄉觀竝去聲省生上聲共供同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桑柘蠶食也鳴鳩斑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鷓鴣爾雅云部生於桑織經之鳥也降者若自天來重之此蠶將生之候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籩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東鄉以迎時氣后妃特親視不常留也常養蠶自有世婦等婦女即養蠶之人毋觀去容飾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

成也分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

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

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量上聲監號竝平聲

工師司空之屬官方氏慤曰五庫以五材而得名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材各有所受也咸理使之各治其事日號恐或惰於事工固有巧然過巧則淫故因其作而戒之孟冬又因其成而戒之鄭康成曰良善咸皆也悖逆也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奠體之屬蕩動之使生奢泰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

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以成春氣太和盈也凡聲陽也春陽之中大合樂於此中聲之所止也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上聲

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牡本遊也遊牝以就之使其孳生駒新生馬犢新生牛犧牲體全而色純者書其數以備用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音那磔音責

鄭康成曰此難陰氣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愚按自子月陽生至巳月而陽亢亢則為災木火之氣淫而生癘故難以祛之裂牲曰磔祭祝曰攘畢春氣使春氣無旁泄而生火以長養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

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
兵革竝起

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聳日肅
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令火于木
故多疾疫雨澤不降故山林所殖不收行秋金之令
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陰為淫雨又金為兵故竝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中呂之中仲通

鄭康成曰孟夏日月會於實沈斗建巳之辰夏大也物盛
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八星狀如掩兔之畢旁一星為耳
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翼南方火宿二十二
星為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女呂氏作須女

婺須皆女賤者之稱四星如箕廣十一度鄭康成曰丙之
言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孔氏穎達曰丙炳丁成
也炳明於丙大成於丁御案炎帝天火德之帝祝融天
火氣之神吳氏澄曰南方井鬼等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
之有羽者屬火鄭康成曰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
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孟夏
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之中呂者無射之所生陰律為呂呂
助也孟夏陽亢之時而火生焉火在先為陽後天為陰
月值純陽而陰火司長養宣助陽氣陰含陽中故曰中呂
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言七舉成數孔氏穎達曰火燒物則
焦焦則味苦夏陽氣盛熱於外祀竈從熱類也蔡邕獨斷
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
徑徑竈承器之物也以土為之祭先肺者火盛尅
金金者先天元氣不可傷故祭先之以養金氣

蝮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蝮蝮一名蝮蝮聲似蚯蚓亦謂之土狗蝮蛙也王瓜鄭
康成曰草挈也方氏慤曰至陰之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

瓜南方之菓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感火之味而成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駟音留

明堂左个說見仲春駟馬黑尾曰駟色淺曰赤深曰朱鄭康成曰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食之以安性也愚按菽豆之總名屬水食之以其制火雞與畜食之以其助火蓋火為陽中之陰長養賴之而亦惡其太盛故調之使中和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

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先去聲齊同齋還音

旋說音悅

不言帥諸侯三公九卿內即有諸侯也應氏鏞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二時者也

乃命樂司習合禮樂

禮樂以導中和陽盛之時恐有偏駁故命習合之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去聲

陳氏澠曰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使之得行其志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而用之也當其位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

豐邑互澤卷之月令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

壞音怪墮墮通許規反

孟夏為純陽之月物之長且高者當益繼之增之以順陽氣毋使壞墮起土功發大眾皆逆天地而妨民伐大樹亦壞墮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暑之始也絺細葛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

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為勞並去聲既命野虞勞勸又命司徒循勉皆欲民毋或失農時也休于都則怠廢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先王四時之獵皆為田而然故曰田而夏時之田為苗除害尤不可傷長養之氣也故曰毋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康成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方氏慤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藥之采不必皆在孟夏而蕃蕪之時可采者為多靡草羊不食草也生於冬死於夏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成熟為秋刑就上言罪就下言順長養之令故薄刑小罪立即斷決之輕繫罪輕而繫以待訊者小罪薄刑原不可以久羈至此尤加意耳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

郊廟之服

長上聲

后妃親總蠶事蠶事既畢內外命婦獻繭於后妃后妃乃獻諸天子於是天子乃收繭稅蓋命婦等獻繭之外餘得自入復量其受桑之多寡稅其什一以正供之繭有限不足供郊廟之服也貴賤長幼如一者皆以桑為均齊其勤惰

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耐直又反

鄭康成曰耐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君臣燕飲以通情而禮樂節之鹿鳴天保所以歌也亦順時慶賞之意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

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

秀草不實

數音朔蝗音皇

雨謂之苦以其太甚而為人所苦雨以滋穀而苦則反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在內者在外入內求安象秋氣之斂藏也感肅殺之氣故蚤枯大水冬之盛德所在春木盛故蝗殘其末不實亦榮於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

亢音剛一音抗蕤人誰反

鄭康成曰仲夏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之辰東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入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廣三十四度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蕤賓陽極而陰生草木委蕤而柔陽始衰而為賓也鄭康成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

小暑至螳螂生鶉始鳴反舌無聲

螳音堂螂音郎鶉古役反

鄭康成曰螳螂蝻蝻母鵙博勞反舌百舌鳥方氏慤曰暑極於季夏此時尚小螳螂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慮曰當午上五月位正南向明而治故曰明堂

養壯佼

壯形體壯盛佼美好養者愛護之意各就其材能而養之使成以順長養之令非必他為之加禮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

箛簧飭鐘磬祝敵

鞀音池祝敵音語

孔氏穎達曰鞀或為鼗祝竝見王制鞀小鼓在大鼓旁以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謂如篪六孔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鈞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竿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竿汗也其中汗空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筍即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空篪號也如嬰兒號許氏慎曰女媧作簧隨作笙陳氏祥道曰詩言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孔氏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者曰鑄磬聲堅磬聲然大者曰馨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鈕銘刻以木長尺櫟之陳氏結曰修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調和音曲飭整治之也將用盛樂雩祀故謹修之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為去聲

鄭康成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鞞鞞至祝敵皆為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陳氏澠曰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后稷句龍之類方氏慤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以祈饗以報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然後為大饗饗不必皆於帝饗於帝然後為大饗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高氏誘曰雛新雞也含桃櫻桃也黍火穀櫻桃春熟而其色先得火氣故配食之方氏慤曰必謂雛者雞以雛為美也配菽食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

囚益其食

艾刈通暴入聲灰呂氏春秋作炭

此月藍始可別而不可刈惡其傷長養也毋燒灰草木未成也毋暴布麻苧之屬方長暴之恐傷其氣門城門閭里門毋閉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挺緩也孔氏穎達曰益其食增益囚之飯食恐瘦死傷長養之氣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成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止其躡躡班布也言駒不言犢以牛性順無事乎繫之馬政若周官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庾人掌其閑以及圉師所教圉人所養皆是馬政有常星馬在午故此月尤重之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

以定晏陰之所成

齊齋同和去聲

至極也晝極長而夜極短陰生於下陽極於上陰陽交爭死生分謂其機自此分君子必齋明其心禁戒其欲掩身以敬其居體毋躁以靜其德聲色易蕩陽而助陰故薄之毋或進毋許進御也滋味厚腸胃滯陽而助陰故薄之即滋味濃厚之意者欲引於外心氣亂於內節之正所以定之靜事不擾毋刑不助陰而害陽也晏陰者陰所以成陽非害陽也安靜以順陰氣正欲其成陽之功故曰定晏陰之所成也此節及仲冬日短至當細玩確有至理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堇音謹

鹿陽獸夏至感陰生而角解御案蟬最大曰緡青小曰蜚有文曰蜻五采曰蟪楚名蜩宋名蜋陳鄭名螂蜩齊魯名蜩關東名蜩先伏土中競穢而出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半夏實圓色白性燥烈感陽盛故生木堇朝榮暮落

微陰喜附盛陽故不久也方氏慤曰言木堇以別於堇草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

可以處臺榭

南方火旺之地火旺時用火則旺而又旺反為災患居高明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

穀晚熟百賡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

民殃於疫

賡音特

御案雹陰脅陽故雹中虛凍陰奪陽故凍中實不通冬閉塞也暴兵水戰火陰勝陽也五穀晚熟生氣促也賡又名蝗百言其多鄭康成曰八月宿直昂畢為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為害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之辰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廣十四度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為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為帝座左一星為太子右一星為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奎見仲春鄭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林大鍾聚也萬物聚盛之時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蟋音悉蟀音率

至極也陰火長養萬物氣著於風至此而極蟋蟀蚤也生土中此月羽翼始成未能遠飛故居壁其類不一促織斯螽蜻蛚莎雞但以大小青黃為別隨時隨地而異名鷹鷂鳥以鷹擊物故謂之鷹學習始搏空也螢火蟲一名即照

耀夜景天熠燿丹良丹鳥夜光宵燭燐皆是木氣之餘乘火而化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當未上六月位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命澤人納材葦

葦于鬼反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作記之人誤以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為也說交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鼃皮可冒鼓鼃可為羹言伐以其暴惡難取言登尊異之言取易而賤之也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作器物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

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其音供爲去聲

四監四方主山林川澤之官言百縣則非止畿內出合收蓄之草木方盛恐民務薪燎而輕斬艾故令四監飭民上供堪給養犧牲者下申言以祠以祈爲民而然則不藉以擾民可知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神佑民而靈言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旂章以別

貴賤等給之度

貸音二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鄭康成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良善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女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

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爲宜也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貸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爲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所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所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斬絕之伐傷之傷長養之氣是月中央土孕養秋金以禦火氣故不可興土功以耗土氣合諸侯以下皆安靜以養之也發令而待發令使民待命農事恃長養以成功不養土氣則農事將敗日神農者以火德長養炎帝主之也違

天長養之意
故有天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

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音辱薙音替疆其兩切

陰火盛故土潤而蒸熱為溽暑溽溼意薙芟草也燒所薙之草而行水以漬之利以殺草以下復申明燒薙之事熱蒸水草可以糞田使肥蔡氏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陸氏佃曰糞能厚其力美能善其性鄭康成曰土疆強槩之地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鷺

四鄙入保

欬苦代反隼息允反鷺音至

季夏穀垂成矣春氣反發之故方鮮而落春木主風風火相搏故民多欬疾遷徙亦風火相煽不甯之意盛夏水漲金生水者也又助之故邛隰皆水潦金氣殺禾稼故不熟兌金為女金被火剋故女疾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鷺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

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文王八卦方位坤在西南土雖運於四時而夏秋之間實為戊己中土遞運及金故於此時陳之自天地定位即有五行五行之精是為五帝黃帝即所謂黃老也精在天而質在地后土則司氣質之神土乃先天虛無一氣凝而為塊者土之質非土之神也神藏於質質不足以圍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即得真土之靈以為性命其義甚微仲尼下襲水土即此前人多未見及今略言之人為倮蟲之長天地之心秉土德也黃鍾之宮陽生於土而成於土一陽

在子老於乾八十一之數含元氣於方生土為中氣渾厚而音濁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皆開其土以取明雨雷之謂之雷後世開牖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雷雷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金木水火之祭皆用其所勝而土獨否者土以生為本祭其所由生養土之義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

稷與牛其器圖以閔

閔音宏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季夏居明堂右个矣而此又云然者應中央土之義鄭康成曰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圖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閔謂中寬象土含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

蓐音辱

鄭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之辰翼畢見孟夏建見仲春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御案少皞天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吳氏澄曰西方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夷則者大呂之所生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也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以成爲功也金在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張氏慮曰塞向墜戶至春而出戶祀其出也萬寶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金尅木故祭以養之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至來也金氣寒凝故風涼而雨漸凝爲露白金也蟬類甚多蟪蛄所化小而色紫者春鳴胡蟬也首方廣有角如

花冠五月鳴聲清越馬蟬也又鳴聲雄狀始終一聲蟻也
蝟也小而青赤七八月鳴寒蟬啞蟬也未得秋風不鳴其
聲淒急又有大而角類廣且方曰蜚小而角類小而有文曰蜻蛚
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善跳者其名稱不一此言啞蟬始
鳴也鷹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
馬氏晞孟曰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而况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駱音洛

總章秋成萬物章明化工故名西室為總章室鄭康成曰
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
木穀而實於秋金尅木實所以成之食麻取斯義也犬良
畜金非土不能生土非金亦不能成相需為義故食之也
廉利也金斷制之義深象
天地之氣得金而深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

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將好惡並去聲

才足以將物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
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者而使練習之有功可必其成功
者不義虐民悖上者暴殘虐慢傲肆秋令肅殺然殺之乃
所以生之王者之好惡亦然順遠方順其所好而去其所
惡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囿囿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

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繕市戰反搏音博創平聲折音舌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

法制隨時脩正豈必斯日下各事亦然此特言順時更加意耳治獄之官有虞氏曰士夏日大理周曰大司寇繕罔固以防湫隘姦狡詐邪不正搏擊之執拘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瞻察視審之欲療而生之也端心無私徇平刑無反側惟戮有罪而已嚴者慎重之意羸餘也天地之氣肅殺然殺者所以生之故不可使肅殺之餘有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穀稷也獨於稷言穀以稷為五穀之長言嘗新而不云牲貴穀也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

城郭

坏音培

秋而萬寶告成故始收斂完修補之謹疏通之備水潦或漲溢為災坏猶培也皆順秋成之意使完固耳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去聲

此亦概言順金氣收藏之義耳若有大功當封大事當遣則亦不拘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

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

民多瘧疾

水旺於冬金所生也行冬令則子洩母氣陰不能成物當云陰氣不勝而云大勝謬矣介蟲冬元武之屬戎兵御案兵戎亥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鄭康成曰旱雲雨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瘧疾寒熱所為者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觜音慈 觿音攜

鄭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之辰也角二星為蒼龍之角十一度七度入辰八度入卯占兩宮之界牽牛見季春觜觿三星如藥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今時憲書乃十度者蓋觜在上參在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缺一故先參後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鄭康成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南任也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酉闔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闔陳氏澹曰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此言來自

北而來南元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元鳥氏司分者也方氏慤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以備冬夏小正作丹鳥羞白鳥則言飛螢食蚊不必牽混可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張氏慮日當酉上八月位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此等事王者早有養老定制至此日感天地衰謝之意而思及衰貧之人更申明布令也几杖以安之糜粥以養之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

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此亦本有定制特更申明之恐有不循其故者將近授衣之時預飭之文繡祭服文畫也祭服畫衣而繡袞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具飭句領下文命服重故先舉小大長短各隨其人以爲量而有定式故舊制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

殃當去聲撓女敎切

金旺於酉斬殺之時而或不當則傷天地成物之意故有殃申明鄭重之意百刑非特斷獄恐枉撓凡斬殺皆畱有餘之恩枉不直謂屈其直者撓挫折謂以刑恐而挫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中當竝去聲

於鳥獸肥充之時省牲以致其敬宰太宰祝太祝主祭祀之官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視全具恐毀傷也察肥瘠恐失養也物色駢勳之別周禮陽祀用駢陰祀用勳望祀各以方之色比類比附其色之類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言上帝以該百神其饗庶幾其饗敬慎之辭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難儼同

此難難陰熱之氣也秋金實爲乾光此月已四陰矣而暑熱之氣不除乃陰火邪熱害將及人故難以達秋氣鄭康成謂此月斗建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者亦一義也麻始熟故薦之其義見前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竇音豆窖音教

周制冬起土功此乃記者以秦地言云可以者農事初畢亦可爲也穿地圓曰竇方曰窖圓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

有失時行罪無疑

趣音促畜音蓄積音忒

趣民急趣之也孟秋命始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既成而收斂不可緩菜以佐穀故畜之凡物皆多積聚以備歲用北方以麥為常食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

始涸

坏步同反涸戶角反

日夜分如仲春雷乃陽威故陽壯而發聲陰壯而收聲坏益也益其蟄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乃壅塞之始涸漸涸非盡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

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此亦舊有定制特更申正之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

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去聲

易不重征以難之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賄由商旅而致民便於財則上用足而百事可成

凡舉大事毋逆天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此因上文言衣服城郭宮室財貨等事而總言以戒人也秋成之時大事可興然必毋逆一定之數不可逾制必順其時不可違天必因其類不可侵越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

草木蚤死

陰所以成陽也秋雨不降宜枯而反榮則物不成矣有恐方氏慤謂少陽之所動是也陽亢故旱當藏不藏不當生而生皆陽不收斂之故水泄金氣故風厲而為災雷激而先行草木感而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

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

射音亦

鄭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之辰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柳見季夏鄭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射厭也九月為剝卦陽益消陰益盛然窮上返下一元未嘗稍息故無厭數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蛤古答反華音

花

雁本北方之鳥生於陰而能從陽故此書重之而屢記之八月來始向南未全至也至此則全來如賓之集爵飛陽物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於陰也陰須陽化故爵入海為蛤也陳氏滌曰鞠色不一而言黃者秋令在美金有五以黃為貴故鞠以黃為正也禽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御案祭仁者之事也豺獺鷹不仁之物其言祭貴仁也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於是始可用也於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於殺不忍遽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康成曰西堂北偏張氏
處曰富戊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

內納通

務內收斂財貨蓋天地成物之候內之正以為將來發之
之地非務殖也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宣出任其宣露
而不收藏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

必飭

備猶盡也冢宰命民盡收斂無有宣出舉五穀之要定其
租稅之簿周知歲收豐歉乃可以制國用帝籍籍田所收
以供祭祀重其所入故名
倉曰神祇敬也飭正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

其皆入室

秋成天氣寒凝王者命有司示百工休以恤之
百工休亦大概言其有不可休者固聽之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去聲

凡竹聲為吹金旺尅木之時恐管籥
不諧故令習吹以諧聲而將行饗也

是月也大饗帝

句嘗句犧牲告備於天子

嘗秋祭之名大饗帝以報成功而因命概舉秋祭告備先
期告而始行祭也嘗祭於季秋蓋記者據秦禮言之非古
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

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古無此制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此月為歲終故制此法合諸侯制百縣令諸侯同飭百縣蓋仿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之意以行於十月來歲受朔日及諸侯稅民輕重之法皆自此月為之以待至貢職之數則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可以給郊廟之事而已天子無有所私時井田已開貢賦非古故如此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周制寓兵於農四時田獵兼習武事此亦秦法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亦不必秋時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此亦據秦法而采古制以文之不可以周禮證也僕戎僕及馭夫七駟趣馬也七駟亦秦制駕馬而載旌旗若司馬職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等而旌旒不盡如古制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眾以軍法扑夏楚也挿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必北面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厲飾為戎服以示威武此亦秦法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明田獵順肅殺之令先報祭百神以示敬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方氏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伐薪為炭以禦冬寒所謂斧斤以時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乃趣獄刑毋畱有罪收祿秩之不

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既寒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獄刑原不宜雷滯至此更趣之早決祿秩供養亦本有常制恐有逾制至此更察而收之非至此始收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噍行冬令則國

多盜賊邊竟不甯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解惰

師興不居

勦音求噍音帝竟音境解懈同

夏水漲之時秋金為水母水盛漬物必散故大水冬藏之物殃敗火尅金故勦噍鼻塞也冬水金之子也盜母氣而恣行土不能制故盜賊邊境土地等應之金不足以制木且木性疏散故煖風至而民氣惰師興不居木不受金

之制而妄動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

祀行祭先賢

鄭康成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斗建亥之辰也尾見孟春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歸也純陽閉藏實所以孕養陽氣如懷妊然為其養陽故曰王言能任養元氣也歸亦謂元氣歸復於土也歸藏以固陽氣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北方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鄭康成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陽施而陰生十月卦值坤中土含養元氣無為而實生生之本應乎天而鍾聚生氣日應鍾水生數一成數六但以六言舉其成數陳氏澔曰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

氣御案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歟祭先賢與中央先心同蓋水火者陰陽之主而人所以生成即以其所藏祀之貴之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見音現

方氏慤曰冰即水也以陽釋以陰凝凍氣閉而陽不能照也馬氏晞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竝與遷焉虹以陰干陽則見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立堂左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服立玉食

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鄭康成曰元堂左个北堂面偏也張氏慮曰當亥上十月位鐵驪色如鐵孔氏穎達曰黑深而元淺旂色淺衣色深玉亦用自然之色御案黍南方之穀而宜黑墳從其宜也彘坎畜文王八卦方位坎居北取河圖之象也陽在內

故器中寬陰在外故上下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

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於王事孤寡謂凡孤寡者賞恤之所以救殺氣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策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阿黨則罪

無有掩蔽菝初革反

先王以龜筮教人欲人審理而宜於事吉凶由善惡而分神司善者也故卜筮決之周禮上春釁龜以歲審卜兆以定一歲所行之事秦以亥月為歲首故於是月行之筮蓍也占兆審卦慎詳之也吉凶是察察其果當理否也阿黨

不由理而曲從上意者則罪之馬氏曰曲承
曰阿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康成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天地無日不交也特陰壯之時陽含陰中陽氣之在上者微陰氣之在下者盛有似上騰下降故云然不通謂其不交融舒散也天地之氣閉塞所以養陽而為來歲發育之地蓋藏積聚人事之儲蓄亦所以為將來施散之地其理一也故命之如此御案蓋藏積倉府庫之在官者故命有司謹之積聚困倉窖竇之在民者故命司徒循行之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冢之大小高

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塋音塞下塞入聲呂氏春秋作營

鄭康成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氏穎達曰鑱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搏鍵似樂器之管籥摺於鑱內搏取其鍵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礙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蹊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所以順閉塞之時令也方氏慤曰喪在人而我以禮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以下皆其事也陳氏澠曰上衰下裳以布之精粗為親疎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御案棺天子厚二尺四寸槨厚一尺遞降至庶人棺厚四寸槨五寸衣裳天子百二十稱遞降至三十稱即塋天子高一丈至士四尺凡禮之厚薄皆以其人之貴賤為等級所當飭正之者也馬氏晞孟曰喪人之終事冬歲之終時故於此時飭之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

窮其情

致音綴當去聲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尤重者祭器度謂制大小程謂器之所容淫巧奢偽怪好蕩動搖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上以察其功致與否功不當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康成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謂有牲體為俎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勞農以休息之

勞去聲

禮有蜡祭亦有臘祭左傳虞不臘矣但當在丑月此蓋秦法天宗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行中雷竈戶天施地生以成有年祈即祀祀即祈互文耳大割大殺牲體社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公社以王社國社言勞其勤息其力天子所以張弛之道門閭蓋非止一家之門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去聲

此亦秦法方氏慤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角則相抵而已然豈平日不然而至此始爾耶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文王澤梁無禁而周禮有禁禁其過取若數罟不入之意非必收其賦以自贍也此亦秦法蓋既收其賦而戒毋侵

元言小角卷之二
即眾庶勢必不能也水虞即澤虞漁師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

土地侵削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凍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愚按夏陽與重陰相干故暴風不寒而蟄蟲復出秋金凝聚故霜雪不以時降小兵削地亦金氣之應也

仲冬之日月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

祀行祭先賢

辟必亦反

鄭康成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之辰也斗北方木宿六星形如北斗故亦謂之斗廣二十五度東壁西方水宿二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黃鍾律長九寸黃者中土之色鍾種也陽氣始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之元天道止一陽布化而地承之有動必有靜靜者動之本故陰陽各六而成歲十月陽養於陰子月陽始生於卦為復而易以為見天地之心黃鍾之數始於子而為萬事根本此理數之原其實備於人身八卦足盡其義揚子雲見一斑演為太元自若奇特而實未窺全體也

冰益壯地始坼鵠旦不鳴虎始交

鵠戶割反

孟冬水始冰地始凍至此益壯凍盛而坼鵠旦名不一號寒蟲也似雞而小四足肉翅不能遠飛仲春不鳴夏月毛生五色則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月毛落如雞則鳴曰得過且過冬至陽生則不甚鳴其矢臊惡大如豆為五靈脂虎陰物大寒而交或月暈而交生不再交一交一乳乳必成雙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閔以奄

張氏處曰當子上十一月位元堂即明堂正位在北故曰元

飭死事

死事喪葬等事承孟冬飭喪紀來孟冬飭此又飭之人死形復歸土而魂氣或不盡亡是月陰中之陽實象其義故飭死事者使仁人孝子安其親以養其陽光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上聲

是月至陽凝於至陰之下養其生機不可宣洩故毋作土事以固閉陽氣為來年生生之本蓋蓋藏之物穉陽方生故不可沮過發洩之人所次舍曰房元氣靜養於中若房也蟄蟲賴靜陽以養而發之故死陽不能堅固而輕洩陰挾陽以播虐故疾疫喪不勝其病而死也暢月者固閉以養陽氣令其暢生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康成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宮中之令固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郝氏敬謂以奄為尹內宮之事毋不禁其權太重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詳考此書所言多合先王之禮意不應奄尹即是以奄為之故從鄭氏

乃命大會秬稻必齊麩葉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

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會監之毋有差貸會音摯齊上如字下去聲湛音

尖監平聲貸音二忒通

鄭康成曰大會酒官之長於周為酒人黍全黏曰秬而稻梁之黏者亦曰秬秬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必時製造及時湛漬而滌之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汙必香無穢惡之氣必良無罅漏之失必得生熟之宜六物必齊以上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孔氏穎達曰於此時始為春酒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康成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董氏師讓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沅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不詰官不問其罪也前此已命謹蓋藏積聚至此猶不收斂而放逸是游惰之民不聽令者也故不詰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

奪者罪之不赦道音導

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於農隙時可取野物以資用但必教道之若侵奪人之所有則強暴之徒也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

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齋同

短至短從此極陽從此始也故今以此為長至受朝賀蕩動搖之意陰陽迭為消長非果有爭也特以彼方盛而此已將衰故以爭狀其機齊戒掩身與夏至同穉陽不可不善養故甯其身而絕聲色者欲以安形性形安而動無非

禮性安而內無愆陽且凡事皆欲靜以待陰退陽充如天地之和而不忒也當與夏日長至互看而詳體之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塵角解水泉動塵原本作糜今上論改之

芸香草一名隨手香荔挺一名鐵掃帚以其質勁故曰挺也蚯蚓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其行也引而後申其塿如叩故名蚯蚓結結土蟄居也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之視塵尾所轉而往鹿本陽獸塵為之主故應一陽而角解純皇帝辨之甚明陽於此始故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康成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木大故言伐竹小故言取箭又竹之小者愈堅愈良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因事暫設之官事畢可去暫時急需之器不用可去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畚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墮埴以塞其罅隙皆塗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

民多疥癘氛音分雨去聲

御案火氣勝水故旱鬱蒸故氛霧秋宜雨冬宜雪二氣雜故汗昂為旄頭又金氣勝故大兵木氣盛風生蟲故蝗為敗甚於災也疥癘亦風疾愚按火氣炎上陽不固閉於下故雷發聲水泉咸竭木氣泄水氣而發散之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

祀行祭先賢

鄭康成曰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斗建丑之辰也婺女見孟夏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氏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鄭康成曰大呂者糞賓之所生也呂拒也陽氣已壯而丑土止之以益培固生機若拒之使不出然固藏益甚明年春氣愈旺故曰良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鄉音向 雊音豆

彭氏廉夫曰鴈為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向北夏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知避方冬將告終春將更始故識時而營構馬氏晞孟曰雉火畜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

天子居立堂右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服立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菴

鄭康成曰北堂東偏張氏慮曰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氏穎達曰季秋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消長或有滯氣則聖王必節之是月陽壯生氣將達土制水以養陽其凍愈甚陽氣愈固春至發洩亦益昌但恐土氣太厚制陽太甚生氣鬱而不宣故出土牛以送寒氣使陽易達丑牛象也艮土也旁磔磔非一方不止九門而已

征鳥厲疾

鄭康成曰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厲嚴猛疾捷速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方氏慤曰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至是一歲之祀畢故曰乃畢是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神地祇不

言地省
文耳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御案夏不漁魚方孕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埋藏於土泥中者故以獵得之而名狸物非漁也孟冬獺祭魚虞人入澤梁乃聽民取之而君猶不取至此以魚最美將薦寢廟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祭祀也季春薦鮪為繼事故不言始漁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盛無處不冰也腹堅堅達於水之腹按隆冬陰盛而實孕陽以養生機盛暑陰熱耗陽聖人預取冰以殺邪熱而葆真陽調變之義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冰入藏冰也固陰沍寒陰極而陽已盛農事將起故令民出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揉木為耒斲木為耜田器鎡基之屬預修具以待耕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樂以人聲為主吹人聲之諧樂者也陽氣將發恐有鬱滯故大合吹以宣之罷不再吹所以終一歲之事也

乃命四監收秭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燎力召反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薪柴有常數不多取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燎聚薪與柴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氣以祀神夜亦用之以代燭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無有所使幾更並平聲

鄭康成曰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汝也孔氏穎達曰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日與月相會元枵每月一辰此月窮盡復會於元枵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一年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之正終故日幾終在上之人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得有所使役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 御案孟春命太史守典奉法而於此先飭之論之待來歲之宜待正月始和而布之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厯卿大夫至于庶民士

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列謂大小之等差厯序次其多寡之數諸侯分土治民故皆出牲以共事天地寢廟同姓之國所共也故命共之山林名川大夫士庶田祿衣食之所出也故皆賦犧牲而獻力不言士省文也賦由大宰而言大史主祭祀言也厯而數之則小宰之事 御案禮莫重於祭聖人之祭凡以為民也神無私福聖人無私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日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

冰凍消釋

白露秋金清肅之氣介蟲丑為鼈蟹也感秋氣不斂藏而為妖金為兵革故民入城郭以自保胎未生者天方生者

元言心角卷一
嚴寒固閉之時而春溫發之故多傷固疾久而不愈之疾
木泄水氣害及筋骨逆不順天道夏令大雨時行故水潦
當雪不雪當凍不凍
皆火氣尅水之故

附解天生物以養人而不能使之自養畀人以天理而不能
使之皆賢是以篤生君長代天理物必實有覆載生成之
心裁成輔相之道而後無愧於天地孔子稱堯則天而美
其成功文章蕩蕩難名者在心而成功文章其外著也外
者本乎內乃能禮樂制度之皆宜豈徒張皇補苴哉三代
下之法制漸密矣然因時制宜不泥古而亦不戾古者甚
希非制作之難而所以修身蓄德者無其功也是書爲漢

儒所葺於憲天出治之意亦見一斑而不明乎九經之義
事或不可盡行義亦多乖聖道昔人或穿鑿附會每增學
者之疑久將竝此篇而亦不足信不可不辨也如每月所
居必易其方失令則必有咎夫天子南面而治所居有常
謂明堂面面開門豈成莊正之規模明堂不一愚於孟子
恆解已辨之茲不贅盛暑居南不得納涼隆冬北處霜雪
砭膚揆之情理毋乃笑人若夫行春令行秋令等事事而
言其應未必皆然亦增人疑惑洪範之以五事言休咎也
不過明人道通於天道王者當慎其微讀者不察演爲五

行傳如京房且以殺身故此等宜善觀之夫授時治歷國
家之大政也然明節候興農功敬神天薦寢廟皆禮所不
可闕但主德不修法度不立仁育義正之道不能隨時制
宜以協於人心天理之自然則一切皆同畫餅讀是編者
宜擇別而詳酌之毋徒拘牽舊聞反貽害於政事民風也
其中述先王之制又以秦法參之亦其大疵

昔之錄人辭並批語而亦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
事也不可盡言矣亦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
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計不何不與

行傳如京房且以殺身故此等宜善觀之夫後時治歷國
之大政也然明節候與農功敬神天為霖期皆禮所不
可闕但主德不修法度不立仁有義正之道不能隨時制
宜以協於人心天理之自然則一切皆同書併讀是編者
宜釋別而詳酌之毋徒拘牽舊聞反貽害於政事民風也
其中述先王之制又以秦法參之亦其大疵

